

汉印尼含“眼”惯用语隐喻认知对比分析

Cognitive Metapho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Indonesian Idioms which Containing the Word “Eye”

Haryono Candra (姜荣彩)^①

Sekolah Tinggi Bahasa Asing Persahabatan Internasional Asia, Medan

摘要：本文基于 Lakoff & Johnson 认知隐喻理论对汉印尼含“眼”惯用语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索惯用语中“眼”所体现的隐喻义的特点及其系统性，并从中揭示两国语言背后所潜藏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两国惯用语中“眼”所体现的隐喻义既有共性亦有个性，并且个性要大于共性。其中，汉语中“眼”的映射范围主要包括了两大方面的概念集，即“人的态度”及“对外界的认识”，而印尼语中“眼”的映射范围亦包括了两大方面的概念集，即“眼睛的状态”及“视觉对象”。再则，从其产生缘由来看，语义共性源于相同的认知模式，而语义个性由于受地域文化及语言属性的制约。

关键词：惯用语；对比；隐喻；映射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Indonesian idioms which containing the word "eye" based on Lakoff & Johnson's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with th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system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 embodied in the "eye" i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idioms, and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e hidden behind the two languag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embodied by the word "eye" i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idioms possess both commonality and individuality, in which individuality is greater than commonality on the whole. As for Chinese, the mapping range of the word "eye" mainly includes two conceptual domains, namely, the domain of "human behavior", and the domain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outside world". As for Indonesian, the mapping range of the word "eye" also involves two conceptual domains, namely, the domain of "eye state", and the domain of "visual object". Furthermore, the metaphorical semantic commonality embodied by the word "eye" i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originates from the same cognitive model. In contrast, the metaphorical semantic individuality embodied by the word "eye" in Chinese and Indonesian is influenc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language.

Keywords: Idioms; Comparison; Metaphor; Mapping

^① Main and corresponding author: **Haryono Candra (姜荣彩)** :Sekolah Tinggi Bahasa Asing Persahabatan Internasional Asia, Medan. Email: jiangrongcai83@gmail.com

一 引言

1.1 选题缘由

原始人类在最初认知世界时,经常用自己对人体的认识去‘同构’世界的万事万物,形成类比的思维模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原始人类认知世界的普遍法则。于是,发展至今,很多社会中的事理或形成的规律都源自人类对人体的认识,万事万物被赠予了‘人’的特点,如“山脚”、“火舌”、“门口”等。显然,人们利用了人体概念去解读那些他们认为较为模糊、含混的概念,形成了人体隐喻思维。

其中,含“眼”的人体隐喻最为常见,人们赖以认知与感知外部世界的诸多感觉器官中,“眼”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世上的事物成千上万,需要我们去观察认知,我们就要借助“眼睛”的帮助,发挥其视觉作用,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汉语俗语中“百闻不如一见”亦证明了‘眼睛’作为人类视觉器官的重要性。“眼睛”是独照万物的一面镜子,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法宝。(古敬恒,2000:67)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特性文化潜藏在其语言表述中,王艳芳(2008)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尤其体现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而惯用语是词汇体系中重要且特殊的组成成分,惯用语是熟语的一种,它是人们世代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惯用语从多个层面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

传统的惯用语意义观认为,惯用语的整体义具有不可预测性,其结构具有不可分析性,亦即惯用语的组合和意义是任意的,惯用语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类思维之外的固定语言现象。然而,事实上许多惯用语的意义产生于人的概念思维,尤其源于人的隐喻思维,隐喻认知对惯用语结构及语义生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人体词作为词汇系统中最为常见的组成成分,其发展并推及惯用语范畴是人体词本身语义类推的必然产物和结果。故此,在汉语和印尼语中,含人体词“眼”惯用语占有很大比例,这一类惯用语的组成结构及语义生成势必受隐喻认知的影响。鉴于此,我们认为从认知隐喻视角对汉印尼含“眼”惯用语展开考察将具有一定价值,可为汉印尼跨文化交流产生促进作用。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不采用传统的语义观展开研究,而是采用了认知语言学观对汉印尼含“眼”惯用语展开研究,认为惯用语的组成结构及语义生成都受人概念性思维的影响。故而,本文基于认知隐喻视角对汉印尼惯用语展开考察,旨在揭示两国惯用语中“眼”所体现的隐喻义的特征及其系统性,从而探析不同语言背后所折射的民族心理、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及生活方式的特点。

Lakoff & Johnson (1980) 在其经典之作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一书中指出,隐喻作为人类的概念性思维具有普遍性和相对性,人们经常利用相对熟悉的概念去比喻、描绘相对模糊的概念,以帮助自己的理解,这一思维过程基于人的相似性联想。隐喻认知的普遍性及相对性得到了许多认知语言学家的支持。而我们基于此一理论展开研究的目的在于,以真实语料进一步证实隐喻认知的普遍性和相对性,从而丰富当前较为单一的跨语言、跨文化认知研究领域。

1.3 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与汉印尼惯用语对比分析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可发现的学术成果仅寥寥数篇,几位代表学者如 Huang, Wijana & Hariri (2016)、何容(2019)、Maulidiana, Thamrin &

Suhardi (2014)、郑燕凤(2019)等。据我们的观察及统计,现有的涉及跨语际的惯用语研究大都集中于大语种之间的对比分析研究,如汉语与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等的对比分析研究,而与印尼语相关研究却十分罕见。

Huang, Wijana & Hariri (2016) 主要考察对比了汉语成语和印尼语惯用语的形成来源,揭示了两者的异同。

何容(2019)就汉语和印尼语在俗语的表述中所存在的主要差异做出对比与分析,并进一步对汉印尼惯用语的界定及结构特点做简单的说明。

Maulidiana, Thamrin & Suhardi (2014)以人体中的“眼”、“脸”、“心”、“口”、“手”为介入点,利用传统的对比分析法对汉印尼惯用语中体现的语义特征展开了考察和研究,揭示两者的异同。

郑燕凤(2019)以《新华惯用语词典》及 *Kamus Ungkapan Bahasa Indonesia* 《印尼惯用语词典》为研究材料,对汉印尼惯用语的来源、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详细地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教学策略。

纵观当前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对汉印尼惯用语本体的考察对比上,极少涉及含人体词惯用语的考察对比研究,更遑论采用前沿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展开研究了。故而,本研究成果将有益于填补此一方面的学术空缺。

二 理论基础

2.1 修辞隐喻与认知隐喻

认知隐喻是人类的一种概念性思维,有别于修辞学中的隐喻辞格。本文理论奠基为认知隐喻,因此有必要厘清认知隐喻与修辞隐喻的区别,以免产生概念混淆。我们认为认知隐喻和修辞隐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认知隐喻是一种无意识行为,修辞隐喻则是一种有意识行为

我们说认知隐喻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是因为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隐喻性思维似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如当一个应届毕业生说:“我想到大使馆工作,为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关系建起一座桥梁。”实际上已经使用了隐喻思维,把‘两国关系’物体化了,好比两条路一样,可以通过‘桥梁’连接在一起。这一表达法已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是无意识的语言行为;修辞隐喻却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修辞格的一种,常见于文学作品中,如:“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①本句里‘柳树’被比作了‘天使’,属于个人创造。

(2) 认知隐喻具有普遍性及系统性,修辞隐喻则具有临时性

每个人不分种族、性别、肤色和国籍都具有认知隐喻思维,因此认知隐喻具有普遍性。如汉语中经常说“时间是金钱”,这一隐喻思维在印尼语中亦有所体现,即“*waktu adalah uang* (时间是金钱)”,完全对应。认知隐喻的系统性则是指,隐喻之间可以通过蕴涵关系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如当我们说“时间是金钱”,它实际上蕴涵了“时间是有限资源”、“时间是宝贵物品”等相连贯的概念,如:“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白白地荒废时光”等,均将时间喻为金钱、有限资源及宝贵物品,显然体现了认知隐喻的系统性;反之,修辞隐喻因纯属一种临时性的词语修饰现象,亦即个人创造,遂不具普遍性和系统性。

(3) 认知隐喻是一种语义现象,修辞隐喻则是一种语用现象

^① 本例摘自王本华.《实用现代汉语修辞》[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148。

我们说认知隐喻是一种语义现象，因为它具有创造新词的功能。人的记忆容量终究有限，为此，人们常利用原来已有的词语来表达新的意义，通过相似联想将两者联系起来，如“河口”、“河身”、“刀口”、“刀背”等一类词，均可在词典中查询得到，这说明认知隐喻的产生是为了填补词汇空缺；而修辞隐喻却是一种语用现象，它的应用不是基于词汇的匮乏，而是基于对语言进行修饰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它不具有创造新词的功能。修辞隐喻的应用常常因人而异，如形容一个美女时，作者甲可说：“她是一朵玫瑰”，作者乙却可说：“她是一朵出水芙蓉”，均无不可。

2.2 隐喻惯用语的认知机制

认知主义观认为，惯用语是人类认知思维的产物。其中，隐喻认知对惯用语组成结构及语义生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下文我们重点探讨隐喻认知惯用语的背后理解机制。

(1) 隐喻惯用语的映射涉及两个认知域

隐喻惯用语的映射是将始源域中相对熟悉、清晰的概念投射映现（projecting or mapping）于目标域中相对模糊、抽象的概念。这一映射过程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域，并且有时候只有部分结构被转移到了目标域中。

如“打游击”一例，是中国抗战时期熟为人知的用词，原指“对敌人进行非正规、不固定、变化多端的攻击”，后来发展成惯用语，用于隐喻“饮食、住宿没有固定的处所，到处混吃混住”。这里，“打游击”的某些特征即“不固定、变化多端”被映射到目标域中，构成了惯用语的整体义。然而，“打游击”的其他特征如“非正规”、“攻击性”等就没有得到映射。

(2) 隐喻惯用语的理解机制基于相似性

隐喻惯用语的理解机制基于人们感官对客观事物的联想，人的大脑对早已存在的客观现象进行加工，通过想象力把两个不同范畴概念想象成为具有某一方面的相似性。如“穿小鞋”一例，本条惯用语的整体义为“受人故意刁难”^①，人穿上小鞋后很不舒服，脚部疼痛，受到挤压、束缚，这一生理体验性映射到了人的心里感受，人们通过相似联想把二者联系了起来，实现了隐喻惯用语的映射。

(3) 隐喻惯用语的映射过程基于人类日常体验，并与知识结构相关

认知隐喻惯用语的形成依赖于人的概念性思维，其映射过程根植于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如“心急碰上热豆腐”一例，本条惯用语利用了人的实际生活（心理）体验来隐喻抽象的概念，再比如“穿小鞋”一例，实则利用了人的身体（生理）体验来隐喻抽象的概念。

束定芳（2002）指出，隐喻相似性亦与人的知识结构有关，即与逻辑知识、百科知识、词汇知识有关。如“炒鱿鱼”一例，其整体义为“解雇、辞退”^②。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依赖人的知识结构，即逻辑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生鱿鱼片下锅后即卷成一个长条，很像卷好的铺盖，经过逻辑推想，“炒鱿鱼”便隐喻为工作被解雇、辞退。

2.3 隐喻惯用语的分类

Lakoff & Johnson（1980）将认知隐喻分成了三类，即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及本体隐喻。这三种隐喻认知在惯用语理解中亦有所体现。具体如下所述：

(1) 结构隐喻惯用语

所谓结构隐喻就是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模糊、界

^① 释义参见李行健. 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1: 37.

^② 释义参见李行健. 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1: 25.

定含混、或完全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结构隐喻在汉语惯用语中的体现如一些含“身”语素的惯用语，例如“打翻身仗”、“胡同里出身”等，这里“身”作为结构清晰的概念被投射到了结构模糊的概念，以“身”分别隐喻“处境”、“地位”等。

(2) 方位隐喻惯用语

方位隐喻是指参照空间方位而建构起来的隐喻概念。方位概念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如“上—下”、“前—后”、“深—浅”、“里—外”等。由方位隐喻构成的汉语惯用语亦有不少，如“下黑手”、“打下手”等，这里方位概念“下”与人体语素“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共同对惯用语的语义生成产生影响，即“下”和“手”共同表示人的一种不太光彩的行为。

(3) 本体隐喻惯用语

本体隐喻指的是人以对自己身体的经验来感知周围世界，把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看成具有界限，可以被指称、量化、识别的实体。本体隐喻中最具代表性的乃是容器隐喻，此类隐喻认知源于人对身体的认识，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容器，因此人很自然地将各种有形的物质视作容器，即便是对那些没有具体形貌或边界的物体，人们也无意识地给它们添加一个虚拟的界限，将其视作一个“容器”；由本体隐喻构成的汉语惯用语如一些含“肚”语素的惯用语条，例如“肚子里装苦水”、“存在肚子里变了蛆”等。此两条惯用语中“肚子”被视作了一种可以容纳物质的“容器”。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类型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定性描述性研究法。描述法是定性研究中对资料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陈坚林（2004）指出，定性研究采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如观察、访谈、查阅文献，收集实物，一般不使用量表或者其他测量工具。在自然情境下，定性研究所获得的研究结果更适合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因此定性研究报告多用文字表达，辅以图表、照片、录像等。关于定性研究的性质，文秋芳等（2004）亦提出了相同观点。文氏等人指出，定性研究是一种实证性研究，其数据形式是语言，而不是数字。

本研究中，我们在收集两国惯用语语料时将由认知隐喻构成的惯用语另行记录下来，随后对所获取语料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相同点及异同点，此一过程采用了描述性研究法，即以文字形式将研究结果进行描述。

3.2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汉印尼中含人体词“眼”的惯用语。惯用语在汉印尼中均是熟语的一种。有关惯用语的定义，学界产生了分歧，本文我们主要参考了两国最具代表性之学者对惯用语所做的界定，并引为研究依据。

曹炜（2004）指出，“惯用语是由至少两个词构成的具有口语色彩的意义词化、结构准词化的三音节及三音节以上的组合，是重要的熟语之一。”^①此一表述中，意义词化”是指惯用语的整体义不能从其组成成分字面义的加合获得解释，而“结构准词化”是指惯用语的组成结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作有限扩展。

Alwasilah（1983）指出，“惯用语是一种在语义上不能从其组成成分字面义的加合获得解释，在结构上具有稳固性的一组词。这一组词可以是一般词（派生词）、词组或

^① 参见曹炜.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52.

句子。”^①此一表述中，“语义上不能从其字面义的加合获得解释”是指惯用语的整体义不能从其字面义来理解，而“结构上具有稳固性”是指惯用语的组成结构恒定不变，不具灵活性，这一点与汉语惯用语的特点有些出入。

3.3 语料及语料来源

本研究的语料为文字性语料，主要来源于各种书籍（包括词典）、刊物，或前人研究论文。具体分类如下：

(1) 书籍类

在厘清汉印尼惯用语概念时，我们参考了曹炜（2004）主编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以及 Alwasilah（1983）编著的 *Linguistik: Suatu Pengantar*（《语言学：入门》）；而在收集惯用语语料时我们主要依赖几部词典。汉语中即温端政（2011）主编的《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以及李行健（2001）主编的《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而印尼语中即 Chaer（1993）主编的 *Kamus Idiom Bahasa Indonesia*（《印尼语惯用语词典》）以及 Badudu（2009）主编的 *Kamus Ungkapan Bahasa Indonesia*^②（《印尼语惯用语词典》）。

(2) 刊物类

我们在本研究过程中亦参考了一些刊物类文献，主要通过中国知网网站（CNKI）以及 *Google Scholar* 下载并查阅与惯用语研究相关刊物，如王艳芳（2008）《汉语惯用语与中国文化》、宋春淑（2010）《论隐喻在惯用语语义形成中的作用》、杨远志（1995）《人体“惯用语”浅析》、Maulidiana, Thamrin & Suhardi（2014）《汉语与印尼语中身体词汇惯用语的含义对比分析》、Hartati & Wijana（2003）*Idiom dalam Bahasa Indonesia*（《印尼语里的惯用语》）等。

(3) 前人研究论文

除了书籍、词典及刊物，我们亦参考了一些前人研究论文，以加深我们对惯用语研究领域的了解，所参考文献如郑燕凤（2019）《汉印尼惯用语对比分析》、朱涛青（2012）《与“眼”相关的汉、韩惯用语对比研究》、Oktaviani（2013）*Analisis Kontrastif Idiom Bahasa Jerman dan Bahasa Indonesia yang Menggunakan Kata Indera*（《德印尼含感官词惯用语的对比分析》）、Wigati（2014）*Analisis Kontrastif Makna Idiom Bahasa Jepang dengan Bahasa Indonesia yang Terbentuk dari Kata Me (Mata)*（《日印尼含“目”惯用语语义对比分析》）等。

3.4 语料收集及分析

本研究语料收集过程采用了文献法，即从几部词典收集符合条件的含“眼”惯用语语料，将不符合条件的语料排除在外，其中有三种：一、实指动物、植物或器物部位而非人体部位词“眼”所构成的惯用语（如掰字眼儿、笔筒子眼里观天等），二、由人体部位“眼”所引起的各种现象以及作用的词所构成的惯用语（如眼泪打肚里流、不见棺材不下泪等），三、由人体词素和非人体词素组成的，并非直指人体部位词“眼”所构成的惯用语（如给眼罩戴、戴着木头眼镜等），排除这三种因素后，所获取语料将更具针对性。

定性研究中语料的分析有多种方法，本文在对语料进行分析过程中主要借鉴了 Misles & Huberman（1994）所提出的三个子步骤：

(1) 语料压缩 (*Data Condensation*)，指的是选择语料的过程，通过编码、归纳、分类及统计而进一步缩减语料。排除不符合条件的语料后，最终获得了 33 条由隐喻认

^① 参见 Alwasilah, C. *Linguistik: Suatu Pengantar*[M]. Bandung: Angkasa, 1983: 150.

^② 印尼语里“idiom”亦谓之“ungkapan”，二者同汉语“惯用语”属于同一平面的概念。

知构成的汉语含“眼”惯用语，而印尼语中相应的惯用语亦获取了 14 条。

(2) 语料展示 (*Data Display*)，是指对已压缩的语料进行重组，即根据 Lakoff & Johnson 所作的分类将语料分成结构、方位及本体隐喻类惯用语，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得出结论。此一过程主要采用了对比分析法、描述法。

(3) 得出结论及证实 (*Conclusion Drawing and Verification*)，是指解释语料的过程，即对语料分析结果做出阐释，以书面语形式总结归纳“眼”在两国惯用语中所体现的隐喻义的特征及其优势分布，揭示其共性和个性，并从中探析各民族语言中的文化特点。此一过程亦采用了定性描述法。

四 研究结果

本章我们主要对所收集到的语料展开考察对比分析，如上所说，由隐喻认知构成的汉语含“眼”惯用语共有 33 条，而印尼语中相应的惯用语共有 14 条。再细分到结构、方位及本体隐喻惯用语中，汉语依次为 12 条、6 条及 15 条；而印尼语依次为 7 条、2 条及 5 条。具体对比分析情况如下所述。

4.1 结构隐喻惯用语的对比分析

如前文所述，结构隐喻是指利用结构鲜明或相对具体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含混或相对抽象的概念。由结构隐喻构成的汉印尼含“眼”惯用语分享了部分相同的隐喻义，与此同时，“眼”的概念亦投射到了各不相同的概念义上。

4.1.1 汉印尼语中共通的隐喻义

据我们对语料的考察，“眼”所表示的共通隐喻义如下：

(1) 表示“事物的关键处”或“珍贵的事物”

汉印尼语中各有 1 条相关惯用语。

① “扳着后脑勺挖眼”：比喻采取有把握的行动，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

本条惯用语的映射过程基于人身体体验性的相似联想，头颅和眼睛都是人类极为重要的身体器官，损坏头颅和眼睛好比给人一个致命的伤害。“眼”因而隐喻为“事物的关键处”。

② *telunjuk mencocok mata* (食指戳眼睛)：比喻损坏自己应该保护的东西

与人类其他感觉器官相比，眼睛最为脆弱、最易受损，应当好好保护。鉴于此，用食指戳眼睛就好比损害了自己应该保护的东西，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生理体验的相似联想。“眼”的概念映射到了“珍贵的事物”这一概念上。

(2) 表示“人的态度”

汉语中有 2 条，而印尼语中有 1 条相关惯用语。

③ 打马虎眼：指做事态度不认真

“马虎”是指草率、敷衍、不细心。人的这一行为特点投射到了眼睛概念上，实现了隐喻映射，其映射理据为人的心理(生活)体验。本条惯用语中“眼”的概念映射到了人的态度上，即做事态度。

④ 看不过眼：指对不公平的事情不能容忍

“眼”具有视察事情真相、观察周围动静功能，这是人类眼睛的基本功能之一，眼睛所观察、捕捉到的景象一般会储存于人的大脑中，看而不能过眼，说明眼睛所捕捉到的景象势必为自己心里无法接受的，凭借逻辑推想，“看不过眼”因此隐喻为对不公

平的事情不能容忍。“眼”表示了人的态度，即无法容忍。

⑤ *membutakan mata* (弄瞎眼)：指视若无睹，看见了装没看见

人把眼睛弄瞎后，眼睛就见不到光明，眼睛便失去了捕捉景象的功能，人从而对摆在眼前的客观现象变得一无所知。基于这一生理体验的相似联想，本条惯用语中“眼”的概念映射到了人的态度上，即视而不见。

(3) 表示“时间快、短，即一瞬间”

汉语中有 2 条，而印尼语中有 1 条相关惯用语。其中有 1 对字面义及整体义完全对应的惯用语条。

⑥ 一眨眼 / *sekejap mata* (一眨眼)：形容极短、极快的时间

这是一条汉印尼语中完全对应的惯用语。其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人把眼睛一眨的时间十分短暂，利用人们熟悉的“眨眼睛”的范畴概念投射到较抽象的时间概念上，表示一瞬间或极短的时间。

⑦ 过眼烟云：比喻转瞬即逝的东西

本条惯用语的映射理据为人的心理体验，在人的实际生活经验中烟云从眼前飘浮而过仅是一瞬间的事情。利用人的这一生活体验，“过眼烟云”便隐喻为转瞬即逝的东西，“眼”的概念投射到了时间概念上，表示一瞬间。

4.1.2 汉语中的个性隐喻义

由结构隐喻构成的汉语含“眼”惯用语亦体现了本民族语言中的个性特点，相关示例如下：

(1) 表示“人的一种能力”

⑧ 没眼色：指不会察言观色，没有应变能力

人的眼睛具有向人示意的功能，本条惯用语基于“眼睛”这一生理功能的相似联想而产生的隐喻义，“没眼色”便隐喻为人的一种察言观色、应变能力。“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为“人的能力”，即应变能力。

⑨ 瞎了眼：指责他人或责备自己不辨是非，看错了人

人眼睛瞎了就等于失去了视觉功能，见不到眼前景象，对外界事端更是一无所知。基于这一生理体验性，“瞎了眼”便隐喻为不辨是非或看错了人，“眼”的概念映射到了能力概念上，即鉴别、判断能力。

(2) 表示“实情”或“真相”

⑩ 洒土迷了后人眼睛儿：比喻人用某种手段遮掩自己的恶行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将灰土洒进跟在自己身后人的眼睛里，导致其见不到眼前的景象，这一生活体验就用来隐喻人用某种手段来遮掩自己的恶行。可见，“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为“实情”或“真相”。

(3) 表示“视觉反应”

⑪ 挑花眼：指由于可供选择的人或物太多，不知要怎样做选择

宗振华(2011)对“花”的性质做了描述，认为由于“花”的美丽为人们所皆知，并且其颜色也是数不胜数的，故人们见的五彩缤纷的花朵多了，自然就会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对“花”的这种认识后来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眼花”因此隐喻为人的一种视觉反应，即眼睛模糊迷乱，“挑花眼”便进一步隐喻为因可供选择的人或物太多，不知要怎样做选择。基于眼睛对“花”的视觉体验性并运用逻辑推想，“眼”的概念映射到了“视觉反应”这一概念上。

(4) 表示“事情的头绪、端倪”

⑫ 显眉眼：比喻事情露出了端倪

眉毛和眼睛位于人体头部的最上端，是人类最为容易被观察到的身体器官部位。基

于“眉毛”和“眼睛”在人体头部所处位置的相似联想，即运用逻辑推理，“眉”和“眼”共同隐喻为事情的头绪、端倪。

⑬ 有眉目：比喻有头绪或条理

本条惯用语与上条一样，基于“眉”和“目”在人体头部所处位置的相似联想而产生的惯用语意义，“眼”的概念映射到了“事情的头绪、端倪”这一概念上。

(5) 表示“远见”

⑭ 有眼光：指考虑问题深刻长远

本条惯用语的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人们通过眼光观察事物、视察周围环境，基于眼睛的这一生理功能相似联想，“有眼光”隐喻为人考虑问题深刻长远。“眼”的概念映射到了“远见”这一概念上。

4.1.3 印尼语中的个性隐喻义

现我们来看印尼语惯用语中“眼”所表示的个性隐喻义，相关示例如下：

(1) 表示“人的状态”

⑮ *hati gatal, mata digaruk*（心痒挠眼）：比喻心里很想要，却因不具备相关条件而没能实现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且运用了逻辑知识。皮肤发痒时会引起生理反应，使人产生一种想挠痒的感觉，这一生理体验性映射到了“心”和“眼睛”范畴概念上，指发痒的是身体某部位可挠的却是不相关的部位，经过逻辑推想，本条惯用语隐喻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眼”表示了“人的状态”，即心余力绌。

(2) 表示“眼睛的状态”

⑯ *mata telanjang*（裸眼）：指不戴任何配具的眼睛

本条惯用语的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人裸着身子时就会一丝不挂，人的这一身体经验映射到了眼睛概念上，隐喻为不戴任何配具（如眼镜等）的眼睛。“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为“眼睛的状态”，即不戴配具的眼睛。

(3) 表示“视觉对象”

⑰ *mencolok mata*（戳眼睛）：指显眼、刺目

眼睛被戳的时候，就会感觉疼痛、不舒服。基于这一生理体验的相似联想，“*mencolok mata*（戳眼睛）”隐喻为显眼、刺目。“眼”表示了“视觉对象”，即显眼、刺目。

⑱ *menyakitkan mata*（刺痛眼）：指景象惨不忍睹、不堪入目

本条惯用语与上条一样，是一条基于生理体验相似联想而产生的隐喻惯用语，以眼睛被刺痛的感觉隐喻景象惨不忍睹，两者的相似点在于所体验到的不舒适之感。“眼”亦表示了“视觉对象”，即景象不堪。

4.2 方位隐喻惯用语的对比分析

方位隐喻指的是跟空间方位有关的隐喻，人们将自己对空间概念的认识投射到许多抽象概念上，以此来建构自己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由此类认知隐喻构成的汉印尼含“眼”惯用语如下所示。

4.2.1 汉印尼语中共通的隐喻义

据我们对语料的分析，汉印尼语中“眼”共同分享了1条隐喻义，即“眼”的概念均映射到了“空间”概念上。相关例子如下：

⑲ 卖眼前俏：形容只做表面工作，糊弄人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心理体验以及人对“卖俏”这一词语的认识，

“卖俏”是指装出娇媚的姿态诱人^①，“卖俏”那种‘娇媚、伪装’的特征映射到了“眼睛”范畴概念上，“卖眼前俏”因此隐喻为在别人面前只做表面工作，或只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眼”和“前”共同表示了“空间”义，即眼睛前面的空间。

⑳ 弄眼前花：指当面耍鬼花样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对“花”属性的认识。周德艳、张淳（2009）指出，“花”的外表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因此在后来的发展中“花”渐渐地具有了‘用来迷惑人的，不真实或不真诚的’隐喻义。“弄眼前花”因而隐喻为在别人面前耍手段；“眼”和“前”亦共同表示了“空间”义，即眼睛前面的空间。

㉑ sudah di depan mata（已在眼前）：指近在咫尺，即将到来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眼前的景象一下子就能为眼睛所捕捉到，而不在眼前的景象就不能为眼睛所捕捉到，基于这一视觉体验性的相似联想，“sudah di depan mata（已在眼前）”便隐喻为近在咫尺，或即将到来。“眼”和“前”共同表示了“空间”义，即眼睛前面的空间。

4.2.2 汉语中的个性隐喻义

由方位隐喻构成的汉语含“眼”惯用语亦体现了本民族的个性特点，“眼”所表示的个性隐喻义如下：

（1）表示“时间”

㉒ 吃眼前亏：指当下就受到伤害或损失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人的眼睛只能观察到视线所能触及的范围，通常为距离人较近的事物，而不能为视线所触及的范围往往也是距离人较远的事物，基于事物距离视线的这一相似联想，“眼前”隐喻为靠近的时间；而“吃亏”没有受认知思维的影响，仍保持原意。“吃眼前亏”因此隐喻为当下受到伤害或损失。“眼”和“前”的概念共同映射到了“时间”概念上，即当前、当下。

（2）表示“人的态度”

㉓ 看不上眼：指看不起，没当回事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心理体验，即人对“上”与“多”的相关联想。日常生活中，当水缸里的水增加的时候，水平面亦随之上升，“上”与“多”的概念于是联系了起来。“上”表示“多”的概念特征后来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看上眼”因而具有了对人或物多看几眼的含义，亦即看重，“看不上眼”则表示不看重某人或某事。“眼”和“上”共同表示了“人的态度”，即看重、重视。

（3）表示“事物的关键处”

㉔ 眼里钉钉子：比喻在关键处给人以沉重的打击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逻辑知识，眼睛是人极为重要的感觉器官，若眼睛都给钉子钉上了，这表示人的这一重要感觉器官受到了极大伤害、损坏，通过这样的逻辑推理，“眼里钉钉子”便隐喻为在关键处给人以沉重的打击。“眼”和“里”共同表示了“事物的关键处”。

㉕ 一针插在血眼里：比喻一句话说到了事物的要害处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过程亦基于人的逻辑知识，眼睛作为人最为重要的感觉器官之一竟然给针插上了，好比正中了人的要害，基于“正中要害”这一概念之相似联想，“一针插在血眼里”便隐喻为一句话说到了事物的要害处。显然，“眼”和“里”亦共同表示了“事物的关键处”。

4.2.3 印尼语中的个性隐喻义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868。

由方位隐喻构成的印尼语含“眼”惯用语中，“眼”所表示的个性隐喻义如下：

(1) 表示“人的行为”

②⑥ bersultan di mata, beraja di hati (在眼里当君主，在心里当国王)：比喻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sultan”一词是印尼成为共和国（独立）前对穆斯林王国“君主”的称号，印尼解放前由几百个大大小小的穆斯林王国组成的政治体制，其君主便称为“sultan”；而“raja”是指国王。^①“sultan（穆斯林国君主）”及“raja（国王）”独享权力的特征映射到了“眼睛”和“心”的范畴概念上，利用逻辑推理以及人关于印尼以往政治体制的百科知识、人关于穆斯林用语（词汇）的知识，本条惯用语整体隐喻为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反映了印尼民族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眼”和“里”共同表示了“人的一种行为”，即随心所欲。

4.3 本体隐喻惯用语的对比分析

本体隐喻即指人将抽象的事件、活动、情感等概念视为有形的、有边界的实体或容器，在汉印尼含“眼”惯用语中的体现为“眼睛”被视作一种可以自由开关、容纳物质的容器，亦或可以被指称、量化的实体。据我们对语料的考察，并没有发现两国惯用语中“眼”所表示的共通隐喻义，“眼”的概念均投射到了各不相同的含义上。

4.3.1 汉语中的个性隐喻义

汉语本体隐喻惯用语中，“眼”所表示的个性隐喻义如下：

(1) 表示“人的性格”

②⑦ 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形容人很警觉、小心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一种可以开闭的容器，其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是说一个人即便在闭眼歇息时依旧睁着一只眼留意周围情况，一点都不放松警惕，基于这一生理体验的相似联想，“眼”的概念映射到了“人的性格”上，即警觉、小心。

②⑧ 后脑勺子长眼睛：形容人非常聪明、机警，善于观察周围的动静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为一种离散的，可以从身体某部位长出来的事物，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逻辑知识，“眼睛”具有观察周围情况的功能，而头部后方为眼睛所观察不到的空间，若后脑勺子都长了眼，这说明连一般为眼睛所观察不到的死角都能被观察到了，本条惯用语因此隐喻为人十分聪明、机警。“眼”亦表示了“人的性格”，即聪明、机警。

(2) 表示“对外界的认识”

②⑨ 闭着眼睛装傻子：比喻明明知道却装着不知道或不了解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一种可以开闭的容器，其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人闭上眼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了。“闭着眼睛装傻子”因此隐喻为明明知道却装着不知道或不了解。“眼”表示了“对外界的认识”。

③⑩ 睁着眼睛撞南墙：比喻明知事情不可为而为，结果到处碰壁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一种可以开闭的容器，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心理体验，并且需要人关于“南墙”的百科知识。“南墙”是指中国传统建筑中用来遮挡视线的墙壁，中国旧时代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家都在大门外设有影壁墙，由于大门一般都是朝南开的，所以这堵墙也叫“南墙”。人一旦出了门就要向左或右行，否则直着走就会撞到南墙。“睁着眼睛撞南墙”故全体隐喻为明知事情不可为而为，结果到处碰壁。本

^① 印尼解放前亦有几个不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国，这几个王国的最高权力执掌者便称为“raja”。

条惯用语中折射出了中国的建筑文化，“眼”表示了“对外界的认识”。

③① 睁着眼跳黄河：比喻明知是一条死路，却不得不走下去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心理体验，并且需要人关于“黄河”的百科知识。“黄河”是指中国的第二条大河，是华夏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具有中国“母亲河”的称号，人一跳进黄河便难以活命，“跳黄河”因此具有了“自寻死路”的含义。故此，“睁着眼跳黄河”隐喻为明知是一条死路，却不得不走下去。本条惯用语反映了中国的地域文化——黄河。“眼”亦表示了“对外界的认识”。

(3) 表示“人的态度”

③② 不放在眼里：比喻看不起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了一种可以容纳东西的容器，其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逻辑知识，一切可以放进眼里的事物势必为贵重事物，而放不进眼里的事物势必为低劣事物。基于这种逻辑推想，“不放在眼里”便隐喻为不受自己重视，亦即看不起。“眼”表示了“人的态度”，即看不起。

③③ 放在眼里：比喻非常看重或重视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理解机制与上条一样，这里不再赘述。“放在眼里”整体隐喻为非常看重或重视，“眼”表示了“人的态度”，即重视。

③④ 横挑鼻子竖挑眼：指对人（或事物）百般挑剔，看什么都不顺眼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了一种可以被量化的物事。鼻子竖着长在脸上却非用横的标准去挑剔它，而眼睛横着长在脸上却非用竖的标准去挑剔它，通过逻辑推想，可推测出本条惯用语是指人用不正常的标准去衡量正常的事物。该惯用语因此隐喻为对人（或事物）百般挑剔，看什么都不顺眼，“眼”表示了“人的态度”，即百般挑剔。

(4) 表示“见识”

③⑤ 不开眼：比喻没见过世面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一种可以开闭的容器，其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生理体验。不睁开眼睛就见不到外面的景象，基于“眼睛”这一视觉体验的相似联想，“不开眼”便隐喻为人没见过世面，“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为“见识”。

③⑥ 开了眼：指见识到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美好事物

本条惯用语的隐喻理解机制与上条一样，这里不再赘述。“开了眼”隐喻为人见了世面，“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为“见识”。

(5) 表示“人的行为”

③⑦ 漏眼不藏丝：比喻什么也隐瞒不了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一种有形的、有边界的实体，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逻辑推理。“漏眼”即指“赤眼”，赤眼一览无遗，连一条条的红丝都瞧得分明，基于对“眼睛”这一状态的相似联想，“漏眼不藏丝”便隐喻为什么也隐瞒不了，眼”的概念映射到了“人的行为”上，即完全没有隐瞒。

③⑧ 眼睛挂了灯笼：形容人哭泣时泪珠往下落的样子

本条惯用语中“眼睛”被视作具有界限，可以挂东西的实体。“灯笼”乃中华民族传统的照明工具，汉民族尤其喜欢在喜庆时悬挂灯笼，以渲染气氛。因此，本条惯用语中体现了汉民族的器物文化——灯笼；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逻辑推理，同时需要人关于“灯笼”的百科知识，吊挂的灯笼让人联想到掉落的眼泪，非常形象。“眼睛挂了灯笼”因此隐喻为人哭泣时泪珠往下落的样子，“眼”表示了“人的行为”，即哭泣。

(6) 表示“印象”

③⑨ 拿老眼光看人：指用过去的印象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人

本条惯用语中“眼（眼光）”被视作一种有形的，可以被拿住的实体，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逻辑推理，有生命的物种年岁大谓“老”，“老”的这一特征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表示陈旧的、腐朽的，而人以眼光触及事物后，自然就会在大脑里留下了对该事物的印象。“拿老眼光看人”因此整体隐喻为用过去的印象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人，“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为“印象”。

(7) 表示“实情”或“真相”

④⑩ 睁开眼：指看清实情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为一种可以开闭的容器，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生理体验，人睁开眼后就能见到外面的景象，基于“眼睛”这一视觉体验性的相似联想，“睁开眼”便隐喻为看清实情，“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为“实情、真相”。

(8) 表示“人的一种能力”

④⑪ 睁着眼睛不见贼：指人不具备分辨好坏人的能力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为一种可以开闭的容器，其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心理体验，“贼”一般利用夜深人静时潜入宅邸行窃，“睁着眼睛不见贼”表示眼前明明有贼匪在行窃，自己却没发觉，基于这一生活体验的相似联想，“睁着眼睛不见贼”便隐喻为人不具备分辨好坏人的能力，“眼”表示了“人的一种能力”，即鉴别能力。

4.3.2 印尼语中的个性隐喻义

由本体隐喻构成的印尼语含“眼”惯用语亦体现了本民族的个性特点，“眼”所表示的隐喻义与汉语没有共通之处。

(1) 表示“眼睛的状态”

④⑫ gelanggang mata（眼之赛场）：指黑眼圈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了一种具有界限的容器，其隐喻映射过程依赖人的逻辑知识，并且需要人关于印尼社会的常识。“gelanggang（赛场）”是指斗鸡、拳击、跑马、竞技等比赛场地。印尼庄稼人常利用务农之余观看斗鸡、马赛等，这是印尼乡村人常见的娱乐方式。可见，本条惯用语中折射出了印尼农耕社会的生活习俗。“gelanggang（赛场）”的形状特征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经由逻辑推想，“gelanggang mata（眼之赛场）”隐喻为黑眼圈，“眼”表示了“眼睛的状态”，即黑眼圈。

④⑬ mata balut（绷带眼）：比喻哭肿了的眼睛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了一种有形的，可以被指称的实体，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逻辑知识，并且需要人关于“balut（绷带）”属性的认识。“balut（绷带）”吸满了水就会膨胀的特点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mata balut（绷带眼）”因而隐喻为哭肿了的眼睛，“眼”表示了“眼睛的状态”，即哭肿的眼睛。

④⑭ mata bilas（漂洗眼）：比喻眼中常含着泪水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了一种离散的、可以被洗涤的实体，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心理体验，人在日常生活中漂洗衣服时就会把衣服浸在水里，再把水从衣服里挤出来，“漂洗（衣服）”的这一生活体验性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mata bilas（漂洗眼）”因此隐喻为常含着泪水的眼睛。本条惯用语中折射出了印尼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眼”的概念映射到了“眼睛的状态”上，即泪眼。

(2) 表示“眼睛的形状”

④⑮ mata kemung（小铜锣眼）：指大眼睛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了一种有形的，可以被指称的实体，其隐喻映射理据为人的逻辑知识，并需要人关于印尼乐器的百科知识。“kemung（小铜锣）”是指印尼爪哇人（Javanese）传统合奏音乐“gamelan（加美兰）”中的组成乐器之一，形似小锣，

敲打时就会发出“嗡嗡”响。^①“kemung（小铜锣）”的这一形状特点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经由逻辑推想，本条惯用语隐喻为大眼睛。它反映了印尼民族的乐器文化——kemung；“眼”表示了“眼睛的形状”，即大眼睛。

(3) 表示“人的遭遇”

④ tercocok mata（被穿着眼）：指人上当受骗，如以高价购置低劣品等

本条惯用语中“眼”被视作一种有形的，可以被指称的实体，其隐喻映射过程基于人的心理体验并运用了逻辑知识。印尼农耕社会中“牛”极具劳动价值，庄稼人主要依靠“牛”来耕田，“牛”一旦被穿着鼻子，就会随庄稼人牵着走，这一生活体验性映射到了“眼睛”范畴上，“tercocok mata（被穿着眼）”因而隐喻为人上当受骗，以高价购置低劣品。其逻辑推理为，当人被某一商品吸引住时，往往很容易听信商家的花言巧语，不顾商品质量以高价将其购之，这一情况如同被拴住了眼睛一样，随商家牵着走。本条惯用语中折射出了印尼农耕社会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眼”表示了“人的遭遇”，即上当受骗。

五 结语

5.1 结论

语料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国惯用语中“眼”所表示的隐喻义具有共性亦有个性。这说明人的隐喻思维具有普遍性及相对性，鉴于此，Lakoff & Johnson 及许多认知语言学家所支持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亦总结归纳了两国惯用语中“眼”所体现的隐喻义的类型及其系统性，发现“眼”分享了部分相同的隐喻义，汉印尼中“眼”所表示的共通隐喻义为：一、时间，指一瞬间，二、空间，指眼睛前面的空间，三、人的态度。^②

除了共享部分隐喻义，汉印尼中“眼”的概念亦映射到了各不相同的概念上。汉语中“眼”所表示的个性隐喻义为：一、人的能力，二、事情的头绪，三、事物的关键处，四、人的性格，五、对外界的认识，六、人的态度^③，七、见识，八、人的行为。其中以表“对外界的认识”及“人的态度”这两项概念集的惯用语居多；而印尼语中“眼”所表示的个性隐喻义为：一、视觉对象，二、人的行为，三、眼睛的状态。其中以表“眼睛的状态”及“视觉对象”这两项概念集的惯用语居多。^④

大体上来讲^⑤，汉语惯用语中“眼”的映射范围主要包括了两大方面的概念集，即“人的态度”及“对外界的认识”，而印尼语惯用语中“眼”的映射范围亦包括了两大方面的概念集，即“眼睛的状态”及“视觉对象”。

研究结果亦显示，两国惯用语中“眼”所体现的语义个性要大于共性。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此一情况，首先是因为受所处在文化环境的制约，惯用语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而汉印尼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域，中国最南部与印尼最北部相互间隔着海洋，两个民族长期以来没有太多的交往，故语言中体现的本民族个性十分浓厚；其次，汉语和印尼语本质上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两者不存在太多共性，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个分支，

① 参见 KBBI Daring. 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M/OL]. Jakarta: Badan Pengembangan dan Pembinaan Bahasa, 2018. <http://kbbi.kemdikbud.go.id/entri/kemung>

② 文中所列为汉印尼结构、方位及本体隐喻惯用语中“眼”所体现的语义共性的优势分布。

③ 汉印尼结构隐喻惯用语中“眼”均可以表示“人的态度”这一概念义，然而其数量终究有限，只限于结构隐喻惯用语的映射，因此表“人的态度”可视为汉语惯用语的个性隐喻义。

④ 文中所列为汉印尼结构、方位及本体隐喻惯用语中“眼”所体现的语义个性的优势分布。

⑤ 对汉印尼中所有隐喻义（包括语义共性及个性）做出整合后而得出的结论。

是一种表意文字，而印尼语是南岛语系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表音文字，语言属性的不同亦制约着惯用语的表现情况。

受地域文化及语言属性的影响，汉印尼含“眼”隐喻惯用语便体现了本民族的独特性，如汉语中“睁着眼跳黄河”、“睁着眼睛撞南墙”、“眼睛挂了灯笼”、“挑花眼”等分别体现了汉民族的地域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建筑、器物文化以及人民群众关于“花”的隐喻思维；而印尼语中所体现的民族个性亦十分突出，如“gelanggang mata（眼之赛场）”、“tercokok mata（被穿着眼）”、“mata kemung（小铜锣眼）”、“bersultan di mata, beraja di hati（在眼里当君主，在心里当国王）”等分别体现了印尼民族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乐器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

然则，在许多个性中，汉印尼含“眼”隐喻惯用语亦分享了部分共性，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偶然的，而是受到了人类认知模式的影响，人类利用了自己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去构造那些模糊的、抽象的概念，如汉语中“一眨眼”与印尼语中“sekejap mata（一眨眼）”完全对应，均基于生理体验的相似联想而形成的惯用语；再如，汉印尼方位隐喻惯用语中“眼”和“前”可以共同表示“眼睛前面的空间”，均利用了人们熟悉的方位概念来构造的惯用语。这一切说明，汉印尼含“眼”隐喻惯用语的语义共性源于人类相同的认知模式，而其中体现的语义个性大于共性只进一步说明，地域文化及语言属性的制约对惯用语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人类认知模式对惯用语所产生的影响。

5.2 建议

当前与汉印尼惯用语对比分析相关研究并不多见，而少数涉及人体词相关惯用语的对比分析均采用了传统的语义对比分析法展开研究，我们认为此一方法有欠科学，惯用语的形成及语义生成与人的概念性思维，尤其隐喻思维具有密切关系，我们通过本文的撰写证明了这一点，而隐喻映射背后的理解机制常为学者们所忽略，本文恰恰在这一点上作了详实的描述，可谓对此一领域研究做了小小的补足和改进。

然而，人的认知思维不单单局限于隐喻思维，如 Lakoff & Johnson（1980）所提及，除了隐喻，转喻亦为人类重要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并且在后来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隐喻和转喻的概念经常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人的概念性思维，关于这一点 Grady（1997）、Radden（2000）、刘正光（2002）等亦指出，转喻和隐喻二者之间构成连续体关系，即意义扩张的认知过程中存在着“字面义——转喻——隐喻”这样的连续体。限于篇幅，本文对隐喻以外的认知思维不加以论述，这一点可视为本文的局限性。

故此，我们认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考虑从转喻视角着手，考察转喻如何对惯用语的形成及语义生成产生影响，甚而至于可以利用 Grady（1997）等学者提出的观点，基于“转喻——隐喻连续体”这一视角展开研究，考察此一理论的真实性，由此拓展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将其拓展到更高一个层次，这将不失为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 Alwasilah, C. (1983). *Linguistik: Suatu Pengantar*. Bandung: Angkasa.
- Badudu, J. S. (2009). *Kamus Ungkapan Bahasa Indonesia* (2nd ed.). Jakarta: Kompas Media Nusantara.
- Chaer, A. (1993). *Kamus Idiom Bahasa Indonesia* (3rd ed.). Flores: Nusa Indah.
- Grady, J. (1997). Theories are Buildings Revisit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8), 267-290. <https://doi.org/10.1515/cogl.1997.8.4.267>
- Hartati, U., & Putu Wijana, I. D. (2003). Idiom dalam Bahasa Indonesia. *Sosiohumanika*, 16(1), 143-151.

- Huang, H., Putu Wijana, I. D., & Hariri, T. A. (2016).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 of Idioms in Mandarin and Indonesian. *Humaniora*, 28(2), 121-130. <https://doi.org/10.22146/jh.16395>
- KBBI Daring. (2018). *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Jakarta: Badan Pengembangan dan Pembinaan Bahasa. <http://kbbi.kemdikbud.go.id>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ulidiana, S., Thamrin, L., & Suhardi. (2014). 汉语与印尼语中身体词汇惯用语的含义对比分析. *JPPK*, 3(11), 1-10. <https://dx.doi.org/10.26418/jppk.v3i11.6917>
-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of New Method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Oktaviani, A. D. (2013). *Analisis Kontrastif Idiom Bahasa Jerman dan Bahasa Indonesia yang Menggunakan Kata Indera* [Bachelor's thesis]. <https://repository.upi.edu/3124/>
- Radden, G. (2000).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gati, D. R. (2014). *Analisis Kontrastif Makna Idiom Bahasa Jepang dengan Bahasa Indonesia yang Terbentuk dari Kata Me (Mata)* [Bachelor's thesis]. <http://repository.ub.ac.id/id/eprint/100780>
- 曹炜. (2004).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坚林. (2004). *现代外语教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古敬恒. (2000). *人体词与人的秘密*. 北京: 团结出版社.
- 何容. (2019). 关于俗语在汉语和印尼语之间的差异对比分析. *程教育研究*, (18), 1-4.
- 李行健. (2001). *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 长春: 长春出版社.
- 刘正光. (2002). 论转喻与隐喻的连续体关系. *现代外语*, (1), 62-70.
- 束定芳. (2002).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98-106.
- 宋春淑. (2010). 论隐喻在惯用语语义形成中的作用.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1), 15-17.
- 王本华. (2002). *实用现代汉语修辞*. 北京: 知识出版社.
- 王艳芳. (2008). 汉语惯用语与中国文化.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0), 120-121.
- 温端政. (2011). *中国惯用语大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文秋芳、俞洪亮、周维杰. (2004). *研究方法 与 论文写作*.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杨远志. (1995). 人体“惯用语”浅析. *泉州师专学报*, (3), 25-28.
- 郑燕凤. (2019). *汉印尼惯用语对比分析* [Master's thesis]. <https://doi.org/10.27019/d.cnki.gfjsu.2019.001925>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3). *现代汉语词典* (6th ed.).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德艳、张淳. (2009). “花”的隐喻研究.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29(5), 68-72.
- 朱祷青. (2012). *与“眼”相关的汉、韩惯用语对比研究* [Master's thesis].
- 宗振华. (2011). 花的隐喻. *语文学刊*, (18), 40-41.